

712.84
2655

吳本中著

歐戰見聞錄

時與潮書

279720

歐戰見聞錄

吳 本 中 著

時與潮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

歐戰見聞錄

定價壹圓五角

著

者

：

吳

本

中

發

行

人

：

鞠

成

寬

發

行

者

：

時

與

潮

書

店

印

刷

者

：

時

與

潮

社

印

刷

所

重慶沙坪壩正街三十三號

重慶小龍坎山上

代

銷

者

：

全

國

各

大

書

局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初版

歐戰見聞錄

目錄

- 一 引言。
- 二 莫尼黑時之箭在弦上。
- 三 大戰將開時英國情形。
- 四 戰爭開始時在法國之見聞種種。
- 五 宣戰四五月後之景況。
- 六 巴黎失陷前數週時法國狀態。
- 七 法國失敗之真因何在？

引言

此次法國戰敗之速且慘，世人始而震驚，終且茫然莫解。論者聚訟紛紜，鮮知所宗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；分解歸納，人各不同。欲吾國政治改善者，則藉口法國失敗，曰是乃政治腐敗之故，大聲疾呼，引爲吾國教訓。其用意固極可嘉，然揆諸事實，恐未與科學真理相符；研究學問時乃不脫離政治惡魔，是非真正學者態度，亦卽難得現史記之真諦。

思振刷我民族精神者，則引證法國失敗，曰此乃法國民族生活頹唐所致。吾民族苟欲得抗戰建國最終勝利，其速警醒，勿學法人之苟且偷安！唱此說者，其本心亦至可佩服，然牽強附會，閉門造車，病在與事實相違，是亦難獲法國失敗之真因。一言以蔽之，國內報章雜誌之提筆論法國失敗者，大多數先自己戴上一付有色眼鏡，欲其所觀之物，真色直接射入其眼簾，不亦難乎？

欲知法國失敗之深因，須親身多年居法，戰前戰後默察其社會人心多年之變態，再噴

觀世界潮流多年之醞釀，純粹居客觀地位，平日既不與其政黨朋比，根本亦即無左傾右傾人，先有成見之嫌。此則非特爲法國人本身，身當其衝者，所難能；即外國人居法者，亦難超乎情感物蔽之上，爲哲學、歷史之明察也。

更以現去法國慘敗教訓未遠，世界大戰正在展佈之中；此際即爲哲學歷史之科學判斷，恐嫌稍早，徒事倍而功半耳。許多事故，尤爲吾人所不深知，其底蘊更難探索。此時欲確定法國失敗之真因，當從大者，遠者，深者着眼；殊不當喋喋多言，對於政治細故之爭辯，軍事成敗之討，特加注意也。

余不敏，然有三點可自信：一、既不左傾亦不右向，在法國各方面均有良友，平日持中庸之道，觀察法國，絕對居純粹客觀地位。二、前後居法有二十年之久，對於其政治、風俗、社會、人心，不能謂毫無領悟，識之較切。三、此次歐戰前一年餘及宣戰後八個月半，曾身在法國，不無目覩耳聞，心領神會之處。

具此三點，故敢承友朋之請，操觚作歐戰之簡單寫真記錄，末並微論法國失敗之原因

所在。或亦可為研究歐戰者之一助歟？惟海內明達有以教之。庶幾不吝。日豐文苑。皇皇大

著。其書之末。一。次。之。緒。論。國。體。與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主。但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不。論。其。中。之。一。二。八。年。國。體。大。會。之。最。末

二 莫尼黑時之箭在弦上

余於「七七」抗戰後第二年赴歐，即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開始「大鬧」歐洲之際，回憶慕尼黑之經過情況，歐陸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日內瓦國聯大會黯淡無色，人人咸覺大禍之將臨，其情其景，至今思之猶歷歷在目；深感慕尼黑爲吾人現在所目覩大戰之前幕，實不能與此次歐戰分離；故欲述歐戰中之見聞，當自慕尼黑始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國聯開常年大會亦適值歐洲局勢最嚴重時期，余自一九三二年，服務國際機關，中間除於一九三六——三十七年在國內供職外，迄至一九三九年五月國聯理事會止，日內瓦所開各種會議，大都參加，然從未有情景如一九三八年國聯大會之淒涼悲慘者，蘇俄首席代表李特維諾夫偕俄國女外交家哥隆泰夫人，於國聯席上，尙唱遵守約章，保障捷克獨立自由之說，然此實爲國際舞台上最末一次之正義悲鳴。國聯常年大會之最末一幕。法國方面達拉第未出馬，英國方面張伯倫未親征。國聯變柱石，已難支持，皇皇大

廈，有卽顛倒之勢。法國政府爲避免發言不便計，未派內閣中負責任之部長，首席代表爲保羅彭古先生。彭古先生雖爲在國會有聲望之政治家，曾爲內閣總理，外交部長等要職，然當時已非閣員。蘇聯自一九三四年九月大會，轟轟烈烈由法國引入國聯後，每次開會均由李特維諾夫爲首席代表，態度爽快，尤主張小協約國之集體安全，法國欲利用之以保障捷克等自己羽翼小國以制德，故對蘇俄極力拉攏。猶憶一九三四年大會時，蘇俄各代表被請入席，全堂鼓掌如雷，法國代表國務總理巴都先生首先趨前恭賀；旋李特維諾夫昂然登臺，長篇闊論，演述蘇聯之外交與國際和平之如何保持，觀衆濟濟，士女繽紛，後至者非但無坐位須挺立翹首而望，且擁塞門外，欲得一入而不能。曾幾何時乃國際間冷熱潮流遽變。一九三八年國聯開會於慕尼黑之前夕，今昔情景乃大不相同；國際間已無原則，無信守，強梁橫行，大禍臨頭，人人自危，大會堂中，觀客稀落，空坐頗多。李特維諾夫爲最末一次之出現，已有孤掌難鳴之勢，歸國後旋即去職。日內瓦人士所談者已非和平，乃戰爭！有志之士咸歎人類之威嚴（法文所謂：dignité humaine 英文：Human dignity）

莫尼黑時之箭在弦上

，掃地無餘；對暴力俯首，國際綱紀不振，乃世界之大辱。最意味者，乃吾友德人某氏夫婦之言：『假如希特勒此次鼓動世界大戰，我們雖然是德國人，亦希望德國敗。』

自日內瓦回巴黎途中，則見法國已一部分，一部分總動員，疆界增兵保守，人心皇皇，然均希望戰禍之不致終於爆發。巴黎已燈管制，街市明亮燈炮亦大部換去，代以弱光，囚籠於黑黴之中，僅下部小圓孔有月色光線射耀而出，以照地面而便行人。入夜街上來往，形影錯雜，面目難辨，似遊鬼魅世界者。巴黎本輝煌燦爛，又以文物蒼萃，故有『光明都城』之榮號（Ville de Lumière）；今在戰魔威脅下已成『黑暗』城市矣。驟回法都此爲令人感觸最深而驚心動魄者，頗覺人類將災禍輻輳，全世界將入黑暗獸行時期而光明天日將暫爲其遮蔽，曷勝浩歎！

巴黎居民已一部分自動疏散，羣以爲戰事一開，必係『全體戰』，『閃電戰』，國都上空，將見敵人飛機，千萬成羣，彈如雨注，繁華樂土，將成爲人間地獄。故巴黎四鄉旅店公寓，一時有人滿之患，稍有辦法者均思送家眷暫避近處鄉下，以候最終消息。街市

咖啡館或報館等之有無線電廣播者，常爲羣衆所包圍，鵠立街頭，以聽候消息，人人大都有憂色，深惡戰爭之真臨。

不久，達拉第，張伯倫，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四頭會議於慕尼黑之消息傳來，法人乃如釋重憂，欣然以喜，以爲歐洲和平在希特勒諾言之下，可以保持，『我們又何必爲捷克人而戰爭流血呢！』。達拉第自德歸來，竟備受人民歡迎，途爲之塞，羣呼：『和平萬歲！』『達拉第萬歲！』余喟然有感，晚乃信步訪老友某退休塞納省長於某公館（爲法之名人，今不便稱其名）。省長（premier）係法先總理『老虎』克里猛梭之患難交，在李鴻章聘歐時，曾親身招待，渠雖高年而喜歡與余『黃口孺子』交往者，雖係爲余之榮幸藉得許多老政治家經驗，然亦因余對於『老虎』事蹟特別熟悉，彼追思老友，格外喜歡與余交談；初次相遇時，大有一見如故之概，暢談鐘餘，握手告余曰：『吾殊驚歎君之熟悉總理（指克里猛梭）歷史；許多法國學者，竟不如君，而君所讀過之書，吾尙未曾入目也！』既及其第，侍者告以省長已出，然不久即將歸。果然於客廳坐候少頃，氏即返邸，延余入書。

齋。關於時事，縱談頗久。其中有最警惕幾句話使余不忘者爲：『不爲捷克而流血！不爲捷克而流血！昔者先總理（克里孟梭）以「戰勝之父」之聲威，而不能被舉爲大總統，以嚴督凡爾塞和約之確切履行；亦不管西班牙事件，任意大利在西地中海橫行，現更曰：何必爲捷克人而戰爭；他日敵人大軍壓境，四面楚歌，亦將曰：不爲英國人而流血乎？』余乃客居友邦，對其輿論與心理，知之審而習之熟，更何必妄置議論；且兵兇戰危，人孰好之，法國富裕，大都家給戶足，更自愛和平，此乃人情之常，他民族處之，亦必類似。乃拜辭省長，喃喃欲言不能而退。然深知希特勒之謀法，早晚必不免，懷柔與和好可暫而不可久也。余在第一次回國前於一九三五年遊德與捷克，見德人之埋頭苦幹，曾勸告法友曰：『倘如君等欲保持大法蘭西帝國之完整，必亦如德人之苦幹方可；不然，則請早思有辦法，勿哈噫臍之悔！』『不幸而言中，不聽則國亡。』余今憶康有爲此言，不禁喟然有感。良以！『平』固屬美名然許多民族，皆受其煊毒以亡！

三 大戰將開時英國情形

去歲八月蘇德協約，歐陸風雲變色，余適在英，僅於宣戰前數日離倫敦，渡海赴巴黎。廿三日里賓特羅甫在莫斯科簽蘇德互不侵犯協定，廿五日英國與波蘭在倫敦簽互不侵犯協定，戰禍即在眉睫。然英人大部亦如慕尼黑時之法人心理，尙希望希特勒悬崖勒馬，和平之終可保持也。余寄居英京郊外。每至無線電晚播新聞時，羣起圍聽；至末，主人常曰：『吾不信戰爭之終臨。』彼已經過上次歐戰。其夫人會志願投入紅十字會，駕御傷兵汽車。長子服役海軍，次子即將被徵入陸軍。對於陸軍之測料可謂較有把握者，尙且至最末之一分鐘，不相信大禍之終臨頭上，則可知英法人民實欲和平解決，迫不得已而開戰者。英爲海軍國，海上艦隊動員；非如法之以陸軍爲主，總動員令一下全國人人皆兵，大忙而特忙；故英境即在宣戰前夕，亦安靜如故。僅對於防空設備，加力進行，外表上並不見有何慌張之處。倫敦城內大公園如海德（Hyde Park）如莉君特（Regent Park）等，

均有兵士，圍出一曠境，設帳其中，以便向天空放設防空大氣球，將倫敦蔽蔽在球網之內，敵人飛機來時，如飛蛾投網，自覓其死。其球有停地未起空者，稍近視之，確係龐然大物。至於效用之如何，則須待來日論定。

防毒面具，人民可於市政廳領取，暫時并不用費，即外國人之旅居英境者，亦可由房主人代領，亦不費分文。其具放置於長方形小硬紙盒中，頗整齊而便於攜帶。孩童之取得者，多視為新奇玩物，帶諸而上，向同伴跳躍恫嚇，儼若我國西遊記中之猪八戒，在時局緊張中，令人捧腹亦令人哀感。此面具外人離英時勿得帶走。余返法時有一同伴為帝俄時代一位振動世界之大文豪的孫子。為人機警狡黠。知法政府不供給外籍人士防毒面具，乃思攜歸法國。臨行前，東道主請其：「萬勿忘記，留下防毒面具，以便交還市政廳。」彼唯唯表示奉命維謹，然實則將面具裹包衣服箱中，而僅置防毒面具外盒於棹上，主人見盒在以為物在與其辭別；而不知防毒面具將渡海峽而赴法矣。

關於防空洞設備，倫敦城內，大都與巴黎相似，借用民間高樓大廈之地下室，經專

檢驗可靠者。地道電車（underground）各站之深邃可以保險者，亦由政府品定，作為公共避難之所。英國鄉間防空洞設備，似覺法國鄉下為優。洞之入口處，綠草如茵，兼植櫟籬，雅潔可愛，門為鍍質鑲品所製，輕而不鏽，可蔽風雨及毒氣。以視乎我陪都之利用天然賦與，穴居野處，洞口雨水直射，洞內潮濕泥濘，唾涕狼藉者，誠有天淵之別。

余出國前在南京時代，敵寇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後一時許開始空襲我首都後，即曾親身經驗，感覺防空設備之有待特別努力，今夏（一九四〇年）由歐歸國，倭奴狂炸我陪都，氣焰猶熾。在重慶好壞防空洞，晝夜均嘗試過；頗感覺我同胞，在心理上，有一弱點，有一錯誤，須及時改正。其錯誤為何？誠懇爽快說：即三載抗戰後，我同胞發生「夜郎自大」心理，忘却領袖「勝勿驕，敗勿餒。」之明訓。須知未親眼見過歐西文明國之防空設備勿以吾為「世界第一」，尚需極力改善；未把倭奴逐出燦爛中華之外，化東瀛三島為穆穆熙熙之世界公園，則吾不配為黃帝子孫，同志仍須努力！

四 戰爭開始時在法國之聞見種種

余離倫敦時，一到維克多利亞車站 (Victoria Station)，已感覺法國之緊張情況矣。在車站所遇之男女老幼，大半係法國人，離者，送者，栖栖遑遑，均惟法語是談。余所坐車箱內，清一色法國人。身雖在英京，幾疑爲已到巴黎。細聽其談論，均屬樂觀，確信合英法海陸軍全力，益以經濟優勢，『必得希特勒之皮』而後已。(法語所謂：Nous aurons sa peau) 有一老頭，臨別前向其家人親吻，高聲曰：『不要緊！我們將來一定把他們得到手。』(法語原句爲：Soyez tranquille, Nous les aurons. 意即言：吾儕必將戰勝德人。) 戰爭開始前後，法人自信心理之表現，此可例百。

此時戰爭雖未正式宣佈，然人心惶惶，誰亦難定，幾分鐘後，即須有嚴重事件發生。輪船火車或立即不通。渡海郵船或立被轟炸。余等幸而安抵法岸。然據云巴黎已無公用汽車，行李將無法搬運，蓋法已動員其後備軍，許多汽車均被徵用。余默念：事果如此，尙

須攪擾友朋，借用其自用汽車，殊覺討厭。既到巴黎，幸不若傳聞之嚴重，稍費時間，汽車尚可覓得。清晨街上素本平靜，故不覺宣戰之在即。惟一到旅寓，主人慌張出迎，始覺大禍之將降，渠告以客人幾盡離去，惟餘德藉某夫人與其子，因反納粹無家可歸，及幾位過宿之被調軍官而已。巴黎燈火已加管制，余夜歸寫作，雖天氣熾熱，亦須嚴閉窗內布簾，電燈上且有深藍色紙罩蔽以防光線之外射。各家玻璃窗戶均用厚紙條貼糊，以免空襲振動時之損壞。時髦商店，因普通紙條不雅觀，（實在已爲我國所買不到之最美紙條，背有膠，如郵票然）——乃用彩色紙條組成繪畫圖案黏於門市陳列貨品之大玻璃窗外面。到此緊張時期，尙未忘審美觀念，無怪巴黎爲世界時裝美術之首都也。市政廳發給防空面具處，終日有人成羣排隊，等候領取。盧森堡公園中已有軍士掘壕築壘，安置三四所高射砲，一部分花園已不准遊人通行。種種備戰情形，不一而足。令人觸目驚心。

關於巴黎防空設備，一年來早卽有組織。民事防空方面警察廳主持。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九三九年法政府厲行樽節裁員時，設有公務員裁撤委員會，名爲「大釜委員會」。